

◇两代风景

她有了秘密

[厦门]留丽灵

女儿最近变了。

以前提回老家,她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:“老家蚊子总是咬我,太阳又大又没空调,最讨厌的是没人陪我玩”。可这周五晚上,她突然自己跑来问我:“这周还回去吗?”

我愣了一下,说回呀。她点点头,转身就去翻自己的小书包,往里面塞彩笔、图画本、防晒帽。

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,是周六中午。

以往在老家,我躺下不到三分钟,她准会推门进来。拖鞋在地板上拖出窸窣窸窣的声响,然后悄悄凑到我耳边,问我睡够了没,起来陪她玩。可那个中午,我刚说妈妈去睡一会儿,她立刻接话:“好呀好呀,你去睡吧,我自己玩。”说完就往外跑。大门吱呀一响,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
七月正午的热浪顺着门缝往里灌,蝉鸣轰隆隆地响成一片。女儿长这么大,从没一个人在村子里乱跑过。我心里悬着一根弦,不跟上看看,这根弦松不下来。

我推开门,热风呼地扑了一脸。女儿已经走到巷子中段了,白色连衣裙的一角在拐角处闪了一下。我赶紧跟上去,拖鞋踩在青石板上,烫得我直缩脚。阳光白晃晃的,把整条巷子照得发亮,墙根的青苔都晒干了,卷成脆脆的一层壳。

拐过弯,我贴着墙根探出半边脸:女儿在巷子尽头站住了。

她仰着头,面向王叔家那面老墙,一动不动。

那面墙我是认得的。王叔一家搬到城里好多年了,老房子空着,东面整面山墙被爬山虎裹得严严实实。从前村里人路过都绕着走,嫌它招蚊子,连窗户都给糊死了。可那天我远远望过去,感觉不一样。七月正是爬山虎最疯的时候,叶子层层叠叠铺满了整面墙,深的墨绿,浅的翠绿,正午的太阳一照,油亮亮的,像谁给老墙披了一身绿绸子。

风从巷口灌进来,满墙叶子翻起一层一层的绿浪,哗啦啦响成一片。蝉趴在藤蔓深处叫着,不知道藏在哪片叶子背后。

女儿退后两步,微微歪着脑袋,像是在找一个最好的角度看它。然后抬起手,隔着一小段距离,一笔一画地画着。偶尔,她走到墙边,蹲下来,扒开几片巴掌大的老叶,里面好像露出一根新长的嫩茎。她伸出一根手指,轻轻碰了一下,然后咯咯地笑了。

我躲在巷子拐角的槐树后面,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淌。阳光从头顶一寸一寸滑到女儿的后颈上,碎发被汗水黏成细细的绺,她浑然不觉。

我想起前几天晚上,她抱着我的手机翻相册,翻出好多张爬山虎的照片给我看。有拍叶脉纹路的,有拍藤条交错的,还有一张对着被虫啃出小洞的叶子拍的特写。当时我正忙着回消息,随口

说了句“真好看”,就没再问了。

此刻我站在槐树后面,看着她一个人在那面绿墙前认真地画着,忽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跟这面墙交朋友,不需要我帮忙,不需要我夸奖,甚至不需要我知道。

大约一个半小时,女儿回来了,脸颊晒得红扑扑的,把画本往我手里一塞。画上满墙绿叶,密不透风,叶子中间有一小块旧窗户的轮廓,窗台上蹲着一只圆滚滚的虎斑猫。

“画的什么呀?”我故意问。她压低声音,眼睛里闪着光:“我的秘密基地!以后每个周末都要回来,我要把那墙叶子上的洞都画完。”

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脑子里老是那面绿墙在晃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秘密基地——村后一棵空了心的老柳树。我把玻璃珠子、糖纸、捡来的鸟羽毛藏在树洞里,每个周末都去看一眼。后来柳树被砍了,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,蹲在树洞里摆弄宝贝的午后,全世界都找不到我,只有风从树皮裂缝里钻进来,轻轻吹着我的额头。

女儿在老家找到了她的“老柳树”。那面爬山虎不认识我,但它替我接住了女儿,接住了她在这个漫长的暑假里,悄悄长出的、不需要大人陪的那一部分。

◇心香一瓣

双弦上的蝴蝶

[南京]龙海秋

陈钢先生去了。

夜晚,窗外正落着雨,细细的,像谁在幽深处拉着极轻的丝弦。我忽然想起梁祝来,那两只蝴蝶,在琴弦上飞了六十多年,如今是飞回旧时的书院去了吧。

梁祝这两个字,在中国人的心里原是极特别的,或像江南三月的柳絮,风一吹就漫天漫地。可又好像地老天荒一样辽阔,载得动一个民族的爱情想象。我们唱了千百年的“关关雎鸠”,吟了千百年的“上邪”,到头来最让人心动的,还是那两只翩翩飞动的蝴蝶。

十多年前去听盛中国的梁祝,坐在音乐厅的角落里,看他将琴弓搭上弦去,第一个音出来,满座的灯光都暗了。他奏梁祝,不像在奏别人的故事,倒像是替梁山伯写信。那信写了万遍,写到后来,字迹都淡了,意思却更深了。

后来听朱昌耀的二胡。两根弦,比小提琴少了两根,反倒更贴近大地的叹息。夜阑人静时听,那声音里有潮汐,有月华,有欲说还休的人世。他的眉宇间有淡淡的涟漪,时而矜持,时而饱满,时而满脸忧郁,时而含笑,半明半暗的舞台上,有着一一种孤独。那琴声凄美得令人战栗,却又透着对生命渊深海阔的依恋。

陈钢先生是把这蝴蝶从茧里放出来的人。1959年,致青春的他,与何占豪一起,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琴房里,把越剧的唱腔、江南的丝竹、西方的和声缝在一起,缝出一件华丽的锦袍。此后的六十多年,蝴蝶在琴弦上飞了又飞,飞过人世沧桑,飞到今天。这蝴蝶不知疲倦,因为它载的,终究是中国人心底那一点不肯罢休的温柔。

西方人叫它《蝴蝶情侣》。蝴蝶是爱情的象征,也是梁祝的标志。但据说在梁山伯坟上盘旋飞舞的,并不是彩蝶,而是黑蝶。这就格外动人了——黑色的蝴蝶,不张扬,不艳丽,却更庄重,更像一个关于生死相许的誓言。

如今斯人已逝。但梁祝还在,还在盛中国的琴里,还在朱昌耀的弦上,还在每一个听到那旋律而心头一颤的人的血液里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乐于分享

从小培养

【传承中华好风尚】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